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新视野

□李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在6月2日召开的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百年中国文学(以下简称“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学研究的整体性

应该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统一为一个整体。有了这种整体性视野之后，我们需要就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正在不断推进的奋斗目标，也由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历史进程汇聚而成。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实践，也是我们正在建构的话语体系。百年中国文学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发展的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寻求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有血有肉、有着内在深度和历史愿景的丰富画卷。我们将百年中国文学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照之下进行研究，并以此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习惯将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独立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有的研究主题和方法。然而，从近代至今，包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既然都处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将一百多年来甚至今后几十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应该统一为一个整体。

有了这种整体性视野之后，我们需要就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中立的，都内含着研究者的前理解和诉求。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我们经历了革命范式、启蒙范式、现代化范式。这些研究范式都是在特定时代产生的，都有其各自的理论预设和叙述重点。革命范式主要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为理论指导，启蒙范式是将百年中国文学放置在“民主与科学”等启蒙理论之下进行观照，现代化范式主要是将中国文学放在西方现代化的视野下进行衡量。在这些研究范式之下，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在今天的研究中或多或少有所影响。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范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来观照百年中国文学，从中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和思路。

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发现是百年中国文学为中国式现代化保留了生动的档案，它记录并反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挫折，以及为解决这些难题和挫折所贡献的方案。

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那是在很多道路都走不通、在无数次摸索之后，在人民智慧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发展道路。百年中国文学塑造了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物画廊，这些文学形象产生于中国这片土壤，带着中国社会特有的气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者、执行者。这些植根于生活基础之上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动力、阻力和复杂性，告诉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

“ 我们应将百年中国文学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照之下进行研究，并以此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从“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角度思考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我们将获得新的思路 ”



在面对不同区域的风俗习惯、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不同的社区制度等方面遇到的支持与困难。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经过长期摸索和试错得出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对这长期的摸索和试错有着丰富和细腻的书写，从生活经验中不断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需要克服的问题，并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性和光明前景，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中得出鲜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提供借鉴。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研究百年中国文学，不仅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必将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作为我们正在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各方面去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研究领域出发，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文学研究者从海量的文学作品出发，必将为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供更为生动形象的参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文学研究新思路

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角度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必然需要注意它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它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

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如何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总体观照，这些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上述文学的评价，不同时期出现过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比如革命性、文学性、世界性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思考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我们将获得新的思路 and 标准。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当下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我们从过去的实践中寻找参照。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逐步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学形态。正因为有了这些文化，正在形成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才有了充沛的根基。当回望和研究以往的这些文学形态时，我们需要考量：它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做出了哪些探索、探索过程中遇到了哪

些困难、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构成我们考察它们的重要尺度。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正处在创造和形成之中，具有未完成性。“五四新文化”等文化形态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探索过程，也具有未完成性。我们对这些文化形态的研究，可能有像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等尝试着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本，就值得重点分析和探讨。

如何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性，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不能和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画等号，也不能和没有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画等号，而是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崭新的“文化”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一个长期探索、逐步明确的过程。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出发，我们需要关注百年中国文学中那些侧重于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等主题的现象和作品。“五四新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左翼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像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等尝试着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本，就值得重点分析和探讨。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内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探索的结果，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示范意义。文明是一个共同体在经济形态、制度法律、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综合性表现。虽然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是多元的，但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只有和这个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相适应、相促进、相协调，才是这个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角度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必然需要注意它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它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这对于引导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形成内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责任，也是我们“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使命担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近年来，经常听到一些文学批评家谈论“细读”批评的话题，倡导“细读是文学批评的前提和基础”“用‘细读’批评改变‘空对空’的批评风气”，也经常看到一些批评家的“细读”式文章，或阐释作品的故事情节，或解剖细节的出色营造，或论述语言的修辞艺术。一些专家学者还出版相关的著作，如王先需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陈明明的《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等。无论是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批评实践上，“细读”批评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建树。

“文本细读”是普遍被使用的批评方法。往久远了追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话话语系统大都可以算作“文本细读”。当然，它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close reading)。实际上，细读法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批评流派中都得到了普遍运用。从批评模式上看，这些批评实践虽然有着不同的文本聚焦点，但都可以统称为“文本批评”。王先需、胡亚敏主编的《文学批评导引》中写道：“‘文本批评’指一种立足文本，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各要素的批评方法，文本成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排斥作者研究，排斥‘外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批评的重要前提。”受到这一批评范式的影

响，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在总体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主要奉行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品蕴藏的现实意义。后来，批评家越来越关注文本内部研究。作品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世界。对文本全部内容的阅读、阐释、评判，才是批评的首要职责。这一转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本批评”模式及其所采用的细读法经常遭受的质疑是：割裂文本与外部的联系是不合理的。美国文论家韦勒克，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后期代表人物，对此亦有反思。他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写道：“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的思想、社会等等之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这就是说，韦勒克把文学研究与批评分成“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两种形态，而二者又是潜在地、深刻地联系着，“内部研究”要顾及外部关系，“外部研究”要隐含着内在的文本。文学文本是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心理下创造出来的，必然带上写作者的主观性特点，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尽管“文如其人”未必是绝对真理，也常常有“文”与“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但“以文证人”或“以人证文”，依然是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径。在细读式批评中，联系作家本人、社会背景，对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本，是有益而无害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意识到文本批评模式存在的问题之后，就纷纷跑到接受美学、意识形態批评、文化批评的怀抱中去，出现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憎恨学派”。他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太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更加关注其中暗含的“倾向性”。这是文学批评领域的“文化转向”。这时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作品自身逻辑的细读，在批评实践中受到忽略了。这是我们在当下呼吁重建文学性、加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在批评实践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需要双向运动，形成一种互动、互生的立体运行。只有这样，批评家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那种只盯着文本，只在文本内挖掘，抛开作家创作、社会背景的批评，往往是单薄的、片面的。反之，那种不顾文本内部逻辑，只是以作品为引子却大谈社会、人生问题的批评，也往往是主观、武断的。

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又融入了社会学、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似乎更吻合读者的口味。因此，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不能简单沿袭西方“文本批评”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学派的路径，而是应该继续探索、前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批评。它以“内部批评”为中心，又承袭了既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细读式批评。这正如

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不能简单沿袭西方“文本批评”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学派的路径，而是应该继续探索、前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批评。它以“内部批评”为中心，又承袭了既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细读式批评

□段崇轩

用细读法贯通文学的内外研究

陈晓明所说：“试图在小说艺术、思想特质以及历史语境三个维度来展开对文本的解读，由此来突出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变革所创造的新型的文学经验。”细读法首先对文本内部研究有用，但也适用于外部研究。我们之所以关注外部的某个因素，是因为文本内部有一定的“触发点”，正是这一点引导评论家去进行相关的外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读法可以很好地勾连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因此，好的文学批评，对于解读对象，既要“入乎其内”——精读作品，又要“出乎其外”——跳出作品，即从个别、特殊走向普遍、共性。坚持以作品为本体、为核心、为“属地”，批评可以引入社会、人生、引入作家、读者等维度，但须在文本相关的范畴内，不能话题无边、“喧宾夺主”。理想的做法是，在解读文本的进程中，渗透或者暗示出外在的部分和必要的背景来，而不损害对文本的关注和解读。优秀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世界与人的隐喻、象征，要通过“细读”找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因此，文本解读要跳出作品中的有形时空，努力进入文本中蕴含的无形境界——即形而上王国。

这其实需要批评家有更丰厚的知识、修养和出色的感觉、才华。一个批评家要懂得多种文体的艺术规律。当下很多评论家介入文学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样的评论家在细读、批评作品时，才容易深入肌理、细部、空白处，进而达到对整个作品的宏观把握。由于打通了创作与批评，他们思维也不局限于作品，也往往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这其实也有助于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在批评实践中，还需要评论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细读式批评，着力的是对文本的剖析、阐释，批评家的判断、评价，就包含在述评中。你不能把一般作品说成是优秀作品，把优秀作品拔高到伟大作品，坚持艺术标准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人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斐·拉萨尔历史剧本《济金根》的评价。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剧本，认为故事情节让人“惊叹不已”“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另一方面坚持“最坦率”的批评，指出了剧中人物身上的“席勒式”的概念化倾向。由此，他们还升华出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很好地研习与借鉴。

(作者系山西评论家)

Advertisement for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南方文坛) magazine, including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nd a list of featured articles.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北京文学)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articles from the July issue.

Advertisement for 'Yanhe' (延河) magazine, including subscription details and a list of featured authors and works.